

世界文学大师经典作品

月亮与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英]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 著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牟锐泽 译



漓江出版社

月亮与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英]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 著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牟锐泽 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96-026号

The Moon And Sixpence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据根 Penguin Books Ltd, 1958。

月亮与六便士

[英] 萨姆塞特·毛姆 著

牟锐译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字数 180 千字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407-0772-0 / I·168

定价: 19.80元

2001.8.20

博學書屋

内 容 提 要

一个生活中的熟人，有老婆孩子，有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衣着体面，举止文雅，可有一天他突然出走了，抛弃了他昨天还赖以生的一切，置文明社会的议论纷纷于不顾，孤身来到南太平洋一个叫塔希堤的小岛——他要把生命的真谛描绘在画布上。《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深刻揭示出个性、天才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作品有着广阔的生命视野，对人性的揭示令人颤栗，在看似幽默随意的叙述中汹涌着一股惊心动魄的力量，并有着一种残忍的意味。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评论说：“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像一头撞在了高耸的冰山上，令平庸的日常生活彻底解体！”《月亮与六便士》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声誉，曾数度改编成电影，更被艺术家们视为必读书，国外曾有人读了《月亮与六便士》后效仿书中主人公抛弃一切出走，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对此本书概不能负责。

我快不知什么叫生活

也不知怎样去追求了——我还能吗？

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生平简介 及部分代表作品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 - 1903 年), 出生于法国巴黎。他早年当过海员, 股票经纪人, 与一丹麦女性结婚之后, 养育了几个孩子, 过着在当时算得上富裕的生活, 尔后高更开始狂热地爱上绘画艺术, 在辞去银行职务, 断绝家庭关系之后, 投入了印象主义绘画的怀抱。高更这种反叛的精神, 源于他西班牙和秘鲁血统中对爱和理想的追求, 同时也造就了他一生极富浪漫性和叛逆性的艺术性格。1886 年之后, 高更抛弃现代文明的矫饰和虚伪, 来到布列塔尼岛和阿望桥、马提尼岛, 在与梵高合作失败之后, 只身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堤岛寻找原始野性的艺术理想。在这期间, 他除了从事油画创作之外, 还尝试过陶器和木雕的创作, 直到 1903 年他孤身一人, 身患重病, 结束了他浪漫的一生。

高更的艺术精神伊始于德加、马奈、塞尚和毕加索, 后从爪哇的佛教艺术、拜占庭镶嵌画、日本浮世绘和大洋洲神话的情绪中获得了滋养, 他把色彩和线条作了极度个性化的处理, 色彩因素在对比中并置, 符合传统素描、透视的形体规范被压缩和放弃, 最终形成他在技法上对红、桔红色、蓝色、绿色、紫色、褐色的

反复运用,并把靛蓝作为黑色使用。在表现形式和题材上引入原始宗教的幽灵形象,借以象征对孤独和死亡的恐惧,追怀“神秘”的文化主题,使人们在强烈的热带土风中感受到艺术家生存、欲望和情欲崇拜的活力。

高更给印象派艺术所注入的强烈色彩和象征主义情愫,表现出一种有背自然的、理想化的美。其新的视角,新的体验使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绘画在结构上催生出革命化的变化,作为渴望浪漫人生的独行者高更,同时也使他真正成为现代主义绘画的先驱之一。

1

说实话,我刚刚认识画家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时候,从来没注意到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却很少有人否认他的伟大了。我所谓的伟大并不是指走红的政治家或是建立功勋的军人的伟大;这种人显赫一时,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特质,倒不如说沾了他们地位的光,一旦时过境迁,他们的伟大也就黯然失色了。人们常常会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但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伟大却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不能不对它感兴趣。他的作品使人激动,紧扣人心,让你爱不释手。

思特里克兰德受人揶揄讥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辩护甚至对他赞誉也不再被看作是某些人的奇行怪癖了。他的瑕疵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他的优点的必不可少的派生物。

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人们尽可以继续争论。崇拜者对他的

称颂与贬抑者对他的诋毁固然都可能出于偏颇或任性，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具有天赋之才。

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即使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我料想，委拉斯凯兹是个比埃尔·格列柯更高超的画家，可是由于所见过多，却使我们感到他的绘画有些许乏味。而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却散发一种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仿佛作了永恒的牺牲似地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献出来。

一个天才艺术家——画家也好，诗人也好，音乐家也好，用他的崇高的或者美丽的作品把世界装点起来，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但这也同人类的性本能不无相似，都有粗野狂暴的一面。在把作品奉献给世人的同时，艺术家也把他个人的伟大才能呈现到你眼前。探索一个艺术家的秘密颇有些阅读侦探小说的迷人劲儿。这个奥秘同大自然的神秘之处极为相似，其妙处就在于你也许永远无法找到答案。

即便是思特里克兰德最微不足道的作品也使你模糊看到他的奇特、复杂、受着折磨的性格；那些不喜欢他的绘画的人之所以不能对他漠不关心，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是这一点，才会有那么多人对他的私人生活和性格充满了好奇心和过分浓厚的兴趣。

直到思特里克兰德去世四年以后，莫利斯·胥瑞才写了那篇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的文章，这位鲜为人知的画家才不致湮没无闻。他的这篇文章打响了第一炮，很多怯于标新的作家这才踏着他的足迹走了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艺术评论界

更没有一人享有比胥瑞更无可争辩的权威。胥瑞提出的论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看起来他对思特里克兰德的推崇似乎有些过分,但后来舆论的裁决却证实了他评价的公正;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名声便也在他所定的调子上不可动摇地建立起来了。

思特里克兰德一夜之间声名噪起,这在艺术史上实在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一个事例。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艺术作品有所评论,除非在这些作品涉及到画家性格的时候。

我对某些画家的意见不敢苟同,他们傲慢地认为外行人根本不懂得绘画,门外汉要表示对艺术的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免开尊口,慷慨地掏出支票簿。

老实讲,把艺术看作只有名工巧匠才能完全理解的艺术技巧,其实是一种荒谬的见解。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感情的表露,艺术使用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是我也承认,艺术评论家如果对技巧没有实际知识,是很难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的;而我自己对绘画恰好是非常无知的,幸而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又是一位深有造诣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里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已经作了详尽的探索;这本书的优美文风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很可惜,这种文风今天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那么时兴了。

莫利斯·胥瑞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里简单地勾画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作者有意这样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的热情毫不掺杂个人的好恶,他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

起那些有头脑的人对一个极为独特的天才画家的注意力。但是胥瑞是一个善于写文章的老手，他不会不知道，只有引起读者“兴味”的文章才更容易达到目的。

后来那些在思特里克兰德生前曾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有些人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特玛特尔咖啡座上和他会过面的画家——极其吃惊地发现，他们当初看作是个失败的画家，一个同无数落魄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同的画家，原来是个真正的天才，他们却失之交臂。从这时起，在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文章：这个写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回忆，那个写对他作品的评述。结果是，这些文章更增加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声誉，挑起了、但却无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个话题大受读者欢迎，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下了不少工夫，在他写的一篇洋洋洒洒的专题论文里开列了一张篇目，列举出富有权威性的一些文章。

制造神话与热爱传奇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视为浪漫主义对平庸暗淡的生活的一种绝妙抗议。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瓦尔特·饶利爵士之所以永远珍留在人们记忆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皇踏着走过去，而不是因为他把英国名字带给了许多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发现的国土；一个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想到这件事时肯定会哑然失笑的。

讲到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前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树

了不少敌人,但没有交下什么朋友。因此,那些给画家写文章的人必须借助于活跃的想象以弥补贫乏的事实,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得知,尽管人们对思特里克兰德生平的事迹知道得并不多,也尽够浪漫主义的文人从中找到大量铺陈敷衍的材料,他的生活中有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不少荒谬绝伦的怪癖,他的命运中又不乏悲壮凄怆的际遇。经过一段时间,从这一系列事情的演绎附会甚至以讹传讹中便产生了一个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对这种神话是不会贸然反对的。

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有关他父亲的后半生人们误解颇多,他公开声明自己写父亲的传记就是为了“排除某些成为流传的误解”,这些谬误流传“给生者带来很大的痛苦”。谁都清楚,在外界传播的思特里克兰德生平轶事里有许多使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堪的事。我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忍不住哑然失笑,但也暗自庆幸,幸好这本书写得实在枯燥乏味缺乏想象力。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传记里刻画的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一个性格善良、作风勤奋、品行端正的君子。当代的教士在研究人们称之为《圣经》诠释这门学问中都学会了遮掩粉饰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用以“解释”他父亲行状(这些行动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认为值得记住的)的那种精思敏辩,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导致他在教会中荣获显职的。我好象已经看到了他那筋骨强健的小腿套上了主教的皮裹腿了。他做的是一件冒险的,但或许是很勇敢的事,因为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闻名遐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接受了传说。他的艺术对很多人

有那么大的魅力,或者是由于人们对他古怪性格的嫌恶,或者是对他惨死的同情;而儿子的这部旨在为父亲遮羞掩丑的传记对于父亲的崇拜者们却不啻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思特里克兰德的最重要的一幅作品《萨玛利亚的女人》九个月以前曾经卖给一位有名的收藏家。由于这位收藏家后来突然逝世,这幅画再度拍卖,又被克利斯蒂购去。这次拍卖正值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这幅名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以前降低了二百三十五镑;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如果不是人们对神话的酷爱,令他们对这个使他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凡人故事嗤之以鼻的话,只靠思特里克兰德个人的权威和独特也许无力挽回大局的。说来也巧,没有多久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文章就问世了,艺术爱好者们的疑虑不安终于消除了。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隶属的这一历史学派不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而且认为人性的恶劣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不用多说,比起那些把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写成道貌岸然的君子的使人败兴的作家来,这一派历史学者的著作肯定能够给予有猎奇狂的读者更大的乐趣。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如果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关系只写成经济上的联盟,我非常遗憾;要想劝说我让我把泰伯利欧斯看作是同英王乔治五世同样的一位毫无瑕疵的君主,也需要远比手头掌握的多得多的证据(谢天谢地,这种证据看来很难找到)。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词句,读来很难叫人对这位不

幸的牧师不感到同情。凡是这位牧师为了维护体面不便畅言的地方都被攻击为虚伪，凡是他铺陈赘述的章节则率直地被称为谎言，作者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则干脆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斥之为背叛。作品中的这些缺陷，从一个优秀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固然应该受到指责，但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倒也情有可原；倒霉的是，竟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也连带遭了殃，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批评为假正经、纸老虎、自命不凡、狡猾欺心，只会烹调倒人胃口的菜饭。

讲到我的意见，我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驳斥外界深入人心的一种流言——关于他父母之间某些“不愉快”的事件时，实在不够慎重。他在传记里引证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的一封家信，说他父亲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制出来；原来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引证的这段原文是这样的：“让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在教会势力鼎盛的日子，它们并不是用这种方法对待不受欢迎的事实。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位忠实崇拜者，如果他想为思特里克兰德涂脂抹粉本来是不会有什麼危险的，但他目光敏锐，一眼就望穿了隐含在一些天真无邪的行为下的可鄙的动机。他既是一个艺术研究者，又是一个心理——病理学家。他对一个人的潜意识了如指掌。没有哪个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像他那样透过普通事物看到更深邃的意义。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看到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心理病理学家却看到了根本不能表达的事物。我们看到这

位学识渊博的作家如何热衷于搜寻出每一件使这位传奇人物丢脸的细节琐事，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每当他列举出主人公一件冷酷无情或者卑鄙自私的例证，他的心就对他增加一分同情。在他寻找到主人公某件为人遗忘的轶事用来嘲弄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一片孝心时，他就像宗教法庭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乐得心花怒放。他写这篇文章的那种认真勤奋劲儿也着实令人吃惊。没有哪件细小的事情被他漏掉，如果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有一笔洗衣账没有付清，这件事一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如果他欠人家一笔借款没有偿还，这笔债务的每一个细节也绝对不会遗漏，这一点读者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2

关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既已写了这么多，看来我似乎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了。为画家树碑立传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作品。当然啰，我比大多数人对他更为熟悉；我第一次和他会面远在他改行学画以前。在他落魄巴黎的一段坎坷潦倒的日子里，我经常和他见面。但如果不是战乱使我有机会踏上塔希提岛的话，我是不会把我的一些回忆写在纸上的。众所周知，他正是在塔希提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我在那里遇到不少熟悉他的人。我发现对他悲剧的一生中人们最不清晰的一段日子，我恰好可以投掷一道真实的亮光。如果那些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看法正确的话，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对他的追述便很难说是多余的了，相反，倒是难能可贵。如果有人同埃尔·格列柯像我同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熟稔，为了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有什么代价我们不肯付呢？

但是我并不想以这些事为自己辩解。我不记得是谁曾经建

议过，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句话的人是个聪明人，我也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条格言行事：因为我每天早上起床，每天也都上床睡觉。但是我这个人天生还有苦行主义的性格，我还一直叫我的肉体每个星期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我一期也没有漏掉。想到有那么多书被辛勤地写出来，作者看着书籍出版，抱着那么殷切的希望，等待着这些书又是什么样的命运，这真是一种有益身心的修养。一本书要能从这汪洋大海中挣扎出来希望是多么渺茫啊！即使获得成功，那成功又是多么转瞬即逝的事啊！天知道，作者为他一本书花费了多少心血，经受多少磨折，尝尽了多少辛酸，只为了给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几小时的休憩，帮助他驱除一下旅途中的疲劳。如果我可以根据书评下断语的话，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作者为它绞尽了脑汁，有的甚至是终生的成果。我从这件事取得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中，从积淀在他心头的思想的发泄中取得写作的酬报；对于其他一切都不应该介意，作品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誉或是诋毁，他都应该淡然处之。

战争来了，战争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年轻人求助于我们老一代人过去不了解的一些神祇，已经看得出继我们之后而来的人要向哪个方向活动了。年轻的一代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吵吵嚷嚷，早已经不再叩击门扉了。他们已经闯进房子里来，坐到我们的宝座上，空中早已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老一代的人有的也模仿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努力叫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过去；这些人同那些最活跃的年轻人比赛喉咙，但是他

们发出的呐喊听起来却那么虚弱空洞，他们有如一些可怜的浪荡女人，虽然年华已去，却仍然希望靠涂脂抹粉，靠轻狂浪荡来重现青春的幻影。聪明一点儿的则摆出一副端庄文雅的姿态，他们的莞尔微笑中流露着一抹宽容的讥诮，他们记起了自己当年也曾经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践踏在脚下，也正是这样大喊大叫、傲慢不逊；他们预见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有朝一日同样也要让位于他人，谁说的话也不能算最后拍板。当尼尼微城昌盛一时、名震遐迩的时候，新福音书已经老旧了。说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可能还觉得他们在说一些前人未曾道过的真理，但是实际上连他们说话的腔调也和前人曾用过的一模一样。钟摆摆过来又荡过去，这一旅程永远反复循环。

有时候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的鼎盛时期，进入了一个他感到陌生的新世纪，这时候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一幅最奇特的景象。譬如说，今天还有谁想得到乔治·克莱布呢？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是享有盛名的，当时所有的人一致承认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在今天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事了。他写诗的技巧是从亚历山大·蒲伯派那里学习来的，他用押韵的对句写了很多说教的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唱起新的诗歌来。克莱布先生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的道德诗，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写的风靡一时的新诗，而且我还想象他一定认为这些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新诗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象济慈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更多的几首，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陈腐过时了，但是克莱布先生还